

銘

自世之尚浮譽也。而子若孫為其祖父樹不朽者。至有千金市文。萬言諛墓者矣。余雖不敏。心嘗耻之。里中東溪吳公。余自束髮時。即慕其為人。既壯。始獲見公。乃交於公之諸子。逮余往歲在告。感青鎮浮屠傾圮。造公謀脩焉。公為捐百金。首倡其事。二百餘年之廢墜。一旦煥然若新。皆公力也。自是公與余往來益勤。知公行誼益熟。公誠篤厚長者。余方藉為心師也。而曷意公之遽逝哉。公卒之七年。

為萬曆壬午黃孺人亦卒癸未冬十二月十二日卜葬於字園之原公子繒績孫復等持
余年友雅山呂公所為狀再拜乞余銘其墓
余知公深尤知雅山狀非諛也敢以不文辭
執按狀公之先下邳人宋末名玠者避兵始
徙吳江玠生智賓崇德沈氏宣德五年割崇
德為桐鄉縣吳遂世籍桐鄉智生綱綱生讓
讓生墳是為忍齋公娶顏氏子男三人公為
仲子名霑字時濟自號東溪生而淳朴謹厚
不喜粉飾聞人過若罔知口亦不談人過性

慷慨樂施人以急告輒解囊應之無難色配
黃孺人友竹黃公次女也少閑母訓貞靜而
柔婉自歸東溪事必承順及老未嘗反目先
是公母顏氏早世繼母姚氏無出孺人相公
志事繼姑務得其歡心姚每嘆孺人賢忘其
子之非已產也吳自忍齋公務本力穡家業
已稍稍起東溪公程率作時耕耘平貨殖計
盈縮於外而孺人從中不憚拮据家政廩廩
躬督女工每至夜分方寢其育蠶尤善相寒
燠以故所獲利必倍諸妯娌間公家自是益

饒稱最於吾邑矣。然公不欲以家誇耀人，亦未嘗皺眉瑣屑。如他富人憂貧無厭狀，季弟電出贅趙氏，時俗凡子贅則所授父產差殺於諸兄弟。公謂伯兄露曰：弟他日必歸吾二人，安可自私也。合父產三折以待，未幾雷果歸雍雍怡怡，有古友愛之遺風焉。公延師家塾，訓其子若孫，必誠必敬，館師相與不忍去。至十有餘年而後易者，子若孫輩雖未得志於詩書，咸謹飭朴茂，謙退下人，絕無膏粱奢恣之態，足稱丈夫子焉。人或稱貸於公所償。

不如約者十恒八九。公誠諸子曰：利忌於盡，盡則後世必貧。諸子唯唯從教。遇甚貧乏者，每焚約弗索也。家僮有竊公藏金，其黨懼禍及首之官，將伏重辜。公隱痛未發，會黃孺人告公曰：君年最高，自未以詞干公門，較曲直柰何？計此百金而置家僮死地耶？公然孺人言，力懇於官釋之。其慈仁多此類。公與孺人晚年益脫芬華，衣布茹菜，焚香誦經，諸所脩路葺橋，捨棺施粥，仗義事細者亡論已。其大如嘉靖丙辰，詔採天下鉅材，脩營建邑侯。

之川金公知公可屬大事以意諭之公慨然
首應命人或有以黃緣避重勸公者公曰此
吾分也何避為邑故無城金侯始議築城城
之北水門勢甚衝激工尤號難斲者公身任
其事務為堅久告成不踰月而寇徐明山葉
麻等擁衆萬餘人圍城多方攻北水門弗能
入城中數十萬命賴以安堵金侯歸功於公
上其事於中丞阮公嘉獎之公退然弗居也
隄門萬壽山者即東坡蘇公三過處也寺圯
像剝公出孺人所有一新其敞不惟緇流有

託而名賢芳蹟亦藉公以不至泯滅嗟乎公
之好義其器度豈尋常守錢者可窺其萬一
哉嘉湖巡道劍南沈公高其行檄縣具扁幣
旌勵邑侯志齋江公調吾蔡公從師生舉邀
公賓於鄉飲公始一赴不再往焉蓋公惟不
事雕細故其養益醇而內境常明不眩於酬
物公惟奉身甚薄故其培益厚而所在惻怛
不難於濟人其生也我無召辱之端而人卒
莫能辱之宜乎公之卒也不期人之哀而哀
公者遐邇親踈之無間也我思古人公固未

進於千頃之洪波而俯視世風之鄙薄公殆
不止為一鄉之善士矣天道踈而不漏公之
後裔豈特世世守宗廟亡絕哉當必有以詩
書亢宗者矣

銘曰嗟彼世人生不作德死有諛詞貞石
虛勒偉哉東溪天性雅直不刻不浮損
已拯亟閩內克相家政翼翼官曰維良
士曰維則於山之陽玄堂孔飭善積慶
此奕世昌特

而義士左泉唐公墓誌銘

嗟乎有子人之常也不嗣非人之常也不嗣
而繼或遵序或擇賢人之常也不嗣而安於
不繼非人之常也余與左泉君交久知左泉
最深君豈明于他事而獨闇于繼嗣大義哉
蓋君與別駕弟寵及弟守弟寧皆懷菊公縉
之孫也月亭公祚止生左泉君一子而不嗣
初嗣寵之次子鍾德以喪父還再嗣守之子
三郎以中痘殤三嗣寧之子鍾緒時年已長
有成人望矣左泉君夫婦屬愛頗至而延師
擇配兩大事而不奉命左泉君嘆曰吾生且

然矧吾歿望其順吾妻耶。舍矣夫。安用繼為
申告其族之人。鍾緒仍返父寧家。此後其叔
中翰君虞族之弟若姪輩咸勸以仍嗣。皆不
應。強之曰。歿不食。君最愛余。余言太約。見從
而勸之更繼。亦不應。遂不復強。壬辰之春三
月。君疾再作。勢甚危。余與中翰君視之。卧榻
前。屏僕婢。再問曰。繼嗣何可廢也。爾意何屬。
君含淚應曰。舍矣夫。安用繼為。吾三大枝弟
姪輩能不乏。吾懷菊公月亭公祀。吾願畢矣。
余與中翰君亦含淚而出。三大枝者。謂月亭

仲弟祐叔弟學博公一夔季弟西園禧之後
人也。而月亭公長枝竟絕。可惜哉。唐氏系出
天長源流最遠。詳具進士美承狀中。君諱國
宗。字承甫。別號左泉。生而沉毅朴厚。聰明內
藏。月亭公延名師賓野先生。課以舉子業。時
白堊公督責甚嚴。君亦奮志上向。弟母王孺
人。僅舉君一子。不無暱愛。弗欲以咕嗶苦其
心。遂棄去。問生人產。踰弱冠。即卓然自立。月
亭公慷慨仗義。顧性不能忍。間為風氣所染。
遠邇稱雄。君多方宛轉。務守月亭公業。務得

月亭公心而諸可以蓋愆補過者務為革故
計能不遺餘力焉待宗族姻友恒居其厚不
居其薄有難必扶有求必應有歛必豐且潔
里中最患者鎮去茗九十里民間凡領官鹽
市賣其浮費鹽值不下數十金而秤首尤苦
或至破家買產君倡議曰吾鎮既有公署鎮
民止應領本署之鹽城鹽可辭也時余以禮
垣在告以君議白之當道當道下之郡邑悉
如君議行人知苛政既除地方帖席而不知
君有公私之費不以語人也鎮北一里許秦

太師橋東故有分水墩久廢前署少府羅公
精堪輿謂此墩為兩鎮水口宜復第工起大
水洋中勢艱費鉅羅公禮君甚優屬君董其
役君計務為經久財不虛廢力不虛勞半載
間樓臺菴觀秩然聿新自墩成之後物阜民
安人知君有功於茲役而不知君陰有百金
之費不以語人也他如浙直分署改置凡三
壽聖浮屠百年傾圮烏將軍廟宇逼窄主守
無人普濟橋當西來之衝俱公家事也語及
捐貲衆所深避君無不翊贊其成而拓地改

觀勞勩獨多焉。然亦不以語人也。先是月亭公善居積遺子母錢若干。臨卒悉以券屬君。君悉舉而焚之。同堂兄弟妻之。兄弟有女不能嫁者。君每育為已女。成禮嫁之。子嗣雖艱。擇婢不泛。度不可與圖大事。即色美無私親。暗室屋漏中。操持尤謹。自妻妾外。未聞有污行也。里中有忿爭事。君款曲開諭。力止其訟。官量財裒益。張筵勸和。人亦樂為聽從。解去一歲中。不知凡幾。戊子已丑歲。郡中大饑。斗米千錢。君不待公府勸借。慨助百餘石。全活

數多已。而監司疏其名。上請奉 旨。榮以

冠服。有差。邑侯具禮致焉。君謝曰。楨有餘補不足。常事也。吾少不讀書。老而峨冠。徒令人嗤爾。堅辭不受。其謹飭安分。類若此。晚歲氣愈溫和。遇菜傭賤夫。亦不見有傲色。四方文士貴人。俱慕君行。誼長厚。樂與往來。其師賓野先生致政歸。屢造君第。說舊談詩。留連旬月。余性簡僻。獨契于君。大都月許。必過君共席。聯床飲歡喜酒。講真率話。怡然兩相忘也。嗟乎。君特長。余九歲。爾余方期。君以耄耋之

壽而盡意君遽長逝耶。李子曰：人不必貴顯而貴，老成行不必卓異而貴，敦厚言不必珠璣而貴，誠恪斯三者，左泉備焉。易有云：幹父之蠱，用譽。傳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吾左泉兼之矣。

銘曰：天長世德，其來淵源。君亢厥宗風，氣弗遷。嚴冬之後，陽春藹焉。親知蒙惠，里閭稱賢。門旌尚義，辭榮黯然。雖斬爾嗣，匪德則愆。行道有涕，嗟君之阡。

敬庵沈處士墓誌銘

里中甲族沈氏。天順間名博者，以貢仕為潘府典儀。嘉靖間，雙溪公祐又仕為典寶。而癸丑成進士，筮仕為工部郎。則雙溪公子繼志也。明經需用，繩繩不乏。而敬庵諸子，今且文學津津，稱盛矣。敬庵諱明，校字時學。因父號拙庵，自號敬庵。去不佞廬數武而近，居常相厚善。丙申臘月，忽無疾而逝。以今九月念四日，附塋于拙庵公墓側，盟字圩之原。諸子奇杰等，持其姊丈比部夏冲寰公所為狀，造子涕淚再拜，請為銘。且曰：此先子治命也。得

先生銘先子骨可不朽夫原涉方墓京兆時
非無桓君山揚子雲以文鳴于世者而涉不
徼一言之惠君子惜之媿予非君山子雲傳
而敬庵諸子銘請及予敬庵可謂有子矣銘
奚辭按狀公天性孝友通朗篤實好行其德
少受經塾師即諳大義會倭奴踐境數四閭
里一空家日耗落拙庵公更有少子桂每抱
不給之慮公時方弱冠請于兩尊人曰弟桂
資敏十倍于兒可攻博士家學兒胡不任家
督稍理生事而令桂得專心彼業也遂棄去

為奇羸之息黜苛取時操母而流轉其子家
遂稍起又喜從田間父老詢肥瘠高下所宜
量時播殖蕪土舉成上腴蓋耕十年竟餘三
年之積而家日起矣弟既入泮不幸早逝所
遺煢煢孀孤敬庵襁而育少而教長而婚貧
而資區處悉至肫肫猶子之愛不以煩兩尊
人心以故拙庵公坦夷跣跣不絕棋奕之好
賴公承顏順志暮景恬愉人爭羨焉無何拙
庵公逝公年踰艾執喪如執母氏時營塋得
吉壤又為廬於墓傍時徬徨若不忍去者公

顏魁梧奇偉志氣雅稱言動端謹大都有長者風鄰里子弟卑行望見公至情容隨歛其媚服鮮履倨而斜睨者公不問踈戚即呵之見謂難事乃能摧亢為和圓方互見人有善樂為獎諭有過樂為化導有疾苦樂為調恤堂弟兩娶公兩為助不厭尤撫其兩從弟恩愛備至歲戊子大饑米值騰涌乞貸不通公量力多方拯賑或起其瘁或代其殮或掩其骼無難色亦無德色息爭解訟以免人於公府之費者不可勝紀至如完金返客宛矣肯

公之行亡金復返似肖劉寬之報盜金不較大顛師德之弘則敬庵公不屑以語人而人亦鮮知之微比部君闡揚潛誼或幾于不聞矣公奉身最儉食不重肉衣不重帛獨款客延師不惜厚貲擇地開丙舍群遠邇之有文者以切劘諸子諸子俱賢無藉公課而公督課不倦比部君未第公與諸子並課既第矣尤以官箴砥礪之人有德於公報施務崇厚有隙者置弗問待故人子雖生平未嘗識面殷殷扶植如新邑諸生共謀以賓飲聞之邑

侯公謝涼德辭之。至再。每逍遙翩躚。從子廬
詣園莊。與予譚往昔。較陰晴。至踰時。留酒。輒
飲。飲不至醉。剖真游世。真所云無懷者。天之
民也。公方保齋祈年。茹澹攝生。衆亦以遐齡
望公。而曷意公之遽逝耶。然目將瞑。猶徐詠
中山千日之句。嗟乎。公可謂達生者矣。世裔
生卒婚嗣詳狀中。

銘曰。公貌儼然。不可犯。公德溫然。不忍遠。
初以本富。亢其宗也。既留不盡之巧。以
還造化。卒以儉朴。傳其家也。又留不盡

之福。以遺子孫。抱拙者翁。守拙者公。其
所以拙。迺所以智。盟阡之水。適滙其秀。
百千斯年。聲施殆未有艾耶。

太醫院醫士秋泉王公暨配徐碩人合葬
墓誌銘

余友聲伯王子。病踰年。至庚寅十一月朔。病
甚劇。尚走吳門就醫。人皆相傳為道死矣。越
數日。聲伯竟扶病歸。余與唐進士敬甫日坐
卧榻間。視之。聲伯強起。謂余兩人曰。孤不孝。
尚未塋父。今不及矣。願二先生念生平交為

余舉吾父柩合吾母而葬焉又曰行狀已屬
唐先生久脫藁其誌銘則李先生事也幸弗
辭泣且叩首至再余兩人唯其託聲伯復叩
首謝蓋聲伯之不葬父非世俗惜財慢事者
比因篤信堪輿家說動求萬全以致墮落矧
垂絕悲哀之語交親無不流涕余又何忍以
不文辭傷聲伯志哉按狀公名寵字子露別
號秋泉徐碩人趙家院里徐公某之女世善
而夙閑于母訓者吾湖小湖王氏族繁衍儒
醫並業醫為多如侍御王公欽則弘治間以

儒顯者公大父望雲自小湖卜居烏戍望雲
生聰琴公俱業醫然術未大顯尚艱衣食也
聰琴生公五年卒公當弱齡與叔樂瞻公同
居賴母沈氏以撫少負大志不類群兒母病
令持數錢市果會鄰家治具趣公飲公謝曰
非吾飲時也亟遽去道獲遺金歸語母曰夫
夫當自樹胡利他人金為竟伺其人還之時
已卜公不凡器矣既壯侍御公責公業儒公
以祖業不忍改且謂醫能濟世功或與儒埒
要在專精致志爾迺伯父濱湖公以醫名湖

中公從濱湖而學焉既盡其道又博極方書
殫思與竅曾著或問百餘首竟古作者之旨
公名遂大振于茗霽樵李間而蘇松毘陵諸
貴人尤珍重公公于大方幼科並善其幼科
更神或病家抱幼兒出不俟覲面細察越數
步間公望其氣即可定其死生以故自四旬
後大都赴聘日多家處日少舟輿所至望援
者常百十人或數十人咸視公許可沉吟以
為休戚得公劑則生弗得則死每于呼吸間
立轉危命者不可勝紀公所為棄儒就醫其

疇昔之志顧不畢酬矣哉公卒以是起家而
報叔樂瞻公甚厚奉事甚謹樂瞻有子二人
公悉力內教其醫而外禦其侮故二弟賴以
成立焉郡邑大夫上官病非公藥弗嘗嘗罔
弗效折節下公公約已逾密自治病外一語
不妄及他事旌其門者必稱儒醫神術云公
居恒手不釋卷喜賦詩觴咏衣冠儼然情容
不設訓子必先行誼動稱古人而徐碩人與
公同起于艱難者方公窘時碩人不加戚人
詰之曰不欲重夫君憂也及公饒裕碩人不

加喜人詰之曰不欲導夫君侈也碩人時祭必從豐潔人詰之曰承夫君如在意也碩人不知書課聲伯每曰若既業儒當學為好人雖隻子弗少姑息人詰之曰恐吾子衣食足而怠且奢也然則碩人大節足矜式里中婦行已况寬慈勤儉訓女多方諸所以佐秋泉公者又不當泯沒乎聲伯紹父業文以詩書禮樂人稱亢宗年四十餘未嗣擇副室于蘇得舊族女袁氏將卒之前謂其親友曰吾袁氏已姪衆謂聲伯方寸亂耳未之信也其明

年正月則姪滿矣至三月十一日孫長壽生長壽既生其族人壻家不滿公之父子者誼傳孫非袁出乃抱他姓偽為之賴罷伯觀瀛沈公分署雲臺呂公稽衆鞠情詳批文卷仍給帖下公媳錢氏及袁氏存驗而訛言始定嗟乎此足慰秋泉公徐碩人於地下矣

銘曰公與碩人之逝也慮惟弗孫公子之含淚而逝也痛惟弗子疾革懇余塋父勿圮余唯其託且哭且喜公子胡孝彼蒼可恃公今有孫其賢必似西郊之原

佳城鬱鬱合德偕藏百世其祀

祭鹽運副使渚泉包丈文

士君子懷瑜握瑾期有所樹立於人世豈惟
遇明主展平生之為難哉即友朋相聚而且
廬里相近朝夕相依其知己蓋亦有未易者
况居岩廊之上而視下僚草莽之賤責以畧
形跡而悟心期豈不難之又難者哉夫楊文
貞葉文莊馬端肅張文忠數公當世所謂大
賢鉅卿也然而文貞不知王文端葉文莊不
知于肅愍丘文莊不知王端毅端肅不知劉

忠宣文忠不知王文成俯仰今昔識者悲慨
况人品不若數公又何怪乎知己之寥寥也
不佞少不知學壯乏片長無可見知於當世
然亦不敢求知于人以自誣自諒篤朴少文
謂稍與人異而吾友南石施公屏麓范公及
渚泉包公獨知不佞不佞亦獨知三公施范
二公之卒也且數年矣不佞或從友人談及
念及淚未嘗不潸然下馬二公卒而于渚泉
最親入城未嘗不面既面未嘗不夕談尤繼
以日渚泉時駕扁舟與不佞之桑畝村莊坐

竹看花吟風弄月。逍遙于荷芰之間。徘徊于
烟柳之墟。寄傲于漁罟之鄉。興至陶然。把酒
不復知宇宙之為大。吾身之為小。而又安知
王公大人之為尊也。兩相求而超乎利勢之
外。口不言而游于冲和之天。不佞于公。可云
相知之深。而進于古人有道交矣。惜也。五月
之朔。尚登公之堂。與公舉酒聚話。而別方兩
月。公遂捐我以長逝耶。使來聞訃。涕泗交流。
媿余病暑。抵今日。方能憑棺哭公。而捧三觴
于几席之前。不佞之負公良多矣。嗟乎。公之

音容杳不可即。公與不佞之心神。諒可隔數
百年。而相鑒者。豈以不佞之不能為厚奠。而
忍不歆然以來格耶。

勅贈徵仕郎禮科給事中先考思椿府君行畧
不肖孤等禍延先君。卒於己未之冬。蓋六年
於茲矣。孤等生不能志養。死不能禮葬。即萬
死奚贖焉。今卜地於永新鄉郡字圩之原。將
扶柩納諸壙中。竊聞哲人云。亡而德音猶存
者。亦賴之於紀載也。先君隱德而泯其行。不
述。將何以為子孫式耶。敢冒罪忍死畧陳其

槩以請銘于大人先生之前曰李氏之先世家吳江之嚴墓村元季七世祖通乙秀生富四富四生公正公正生成勉成勉生宗渙宗泰泰即先大父也性穎敏長于詩歌別號警軒青鎮望族孔公玘因弗嗣乃贅大父為壻大父能以勤儉保其家業不衰孤嘗訪於故老則輒歎大父之為人而若有餘慕焉祖妣孔氏舉子男三人伯父昇仲父昂季即先君也先君諱昊字文遠因大父蚤世自號思椿幼岐嶷多智然雅不喜機械文飾事無鉅細

悉以真實行之故所在能得人心無間言二伯父享年不永先君獨事祖妣承顏順志靡愛其力融融怡怡藹然有古純孝之風丙申遭祖妣喪先君哀毀骨立時適先母朱氏同歿先君當迫切之交殯葬皆依於禮識者以為知道焉從兄棠采等少失怙先君克篤比兒之愛周其困乏代其債負有求必與初無難色至於姻戚之貧者亦徃徃捐貲贈之人咸服先君以空拳起家而其樂施也固如此至於平居則善自抑損衣不重帛食不兼味

庭闈之訓恒以暴殄為戒言無妄發發必出自肺腑無不可與天知造次之間不見有疾言盛怒雖童僕犯以不堪僅止口責而已親友至則樂為款洽但不喜奢侈靡麗人有邀酌無問長幼貴賤必盡主人之情飲不過醉陶陶然也早患無嗣乃遵倫序以今長兄梁繼馬梁仲父昂出也孤等五人皆先君晚年所得相知者皆謂有多男之累而處之泰然不以為戚其擇孤等婦也唯其父兄之賢門第之稱而已家產之厚薄嫁貲之有無先君

弗問也不肖孤領乙卯鄉薦賀者咸曰此翁積善之報先君輒謙讓亦不敢自以為然丙辰以來益謝人事日集所親飲酒自適孤每從旁而熟察焉則淡而不厭質而不俚溫而有別一言一動無不可以為子孫法程蓋誠有超於習俗之外而追三代直道之民者昔人所謂無所勸而樂于為善不待懲而自不為惡者先君殆其人歟己未歲孤卒業南雍甫三月家童忽以病報孤疾行至家先君時猶強起侍月餘病彌甚遂不復受藥顧孤等

曰人生七十自古所難吾今逾七有四矣况
病在脾尚可瘳乎兒曹毋縱酒嬉遊但得順
而毋宜而兄弟訓而子孫吾可瞑目地下矣
神清氣爽儼若平時乃移正寢而逝先君生
於成化丙午九月朔卒於嘉靖己未十二月
十三日享年七十有四

勅贈孺人先嫡母朱氏行畧

先嫡母朱孺人歿於嘉靖丙申八月不肖樂
生方四齡恍惚想見儀容其語言行實茫然
未有識也幸太孺人在堂嘗事朱孺人於盛

年而性尤善識音志孤等每訊朱孺人往事太
孺人為述其顛末甚悉而輒念朱孺人受創
業苦辛享年不永則涕泗交流不肖樂念孺
人既歿追養無由每聞母氏言則涕泗亦隨
之不能禁也朱孺人苦心懿行世不恒有非
乞名筆以彰幽德樂罪奚逭謹述所聞聊次
其始終云朱外祖翁諱澄字汝明三世躋上
壽邑大夫榮以冠帶所居新陳里人稱朱壽
官家孺人年十九適先贈君先贈君故業頗
薄而先大父警軒公為孔公玘贅壻孔公蚤

世孔母祝氏者嚴厲難事孺人以貧奉舅姑
又奉其姑之母且長伯母陸仲伯母顧同居
分長而顧時有挾長意凡事悉委之孺人其
所處誠不易易者孺人天性和順勤孝事不
避難不辭勞親女工不至夜分不寢侍祝母
及姑務得其歡心一飲食必問烹調若何一
起息必問安否若何先大父蚤世孺人捐衣
飾塋塋曾不以二伯母睨為公家事至缺儀
也二伯母或有忿恚未嘗與較曲直從兄棠
采俱坐窘乏先贈君時為調急甚至代償券

負孺人力相贈君之不足能無難色焉孺人
既辛勤佐家業賴以稍起先贈君四十未嗣
孺人深以為憂初繼仲伯昂子梁為嗣撫若
已子然而孺人憂未釋也又從朱外祖選擇
得今沈太孺人孺人欣然告大母曰昌吾家
者沈也可無慮弗嗣矣旦夕焚香懇之家廟
又禱之名山古院每祝必曰願沈氏多男願
沈氏多男至不惜厚費繡長幡供之寶閣佛
前歷六十餘年幡尚未毀也誠意感格和氣
召祥嘉靖戊子兄藥生壬辰樂生甲午弟槃

生孺人夙願既酬喜甚或忘寢食提抱鞠育靡所不至但知先贈君之有嗣曾不知孤等非已出也沈孺人事朱如子事母致愛致慈唯其所勞則代之而朱孺人之視沈也亦若母之愛子分未嘗不嚴情亦未嘗不浹嗟乎此豈可與世之女流較賢否者哉嘉靖丙申八月大母孔氏壽九十四以疾正寢孺人哀痛踰禮先贈君力襄事於外而孺人佐理周悉于內大母就歿諸女姻畢集孺人且迎且哭勞苦備至疾痰陡發蓋大母卒之三日而

孺人之卒隨之痛哉痛哉嗟乎吾先贈君太孺人者雖不及見孺人之壽然猶及見孺人之終而涕泣相從此情尚謂其未伸也矧孺人艱難百計方見孤等之生未見孤等之長而竟以蚤逝孤等非惟不及奉孺人之壽且不知所為哭孺人之終而今徒述其行若此然亦畧而不詳矣孤等終身之哀其寧有窮已耶孺人生成化乙巳十二月十五日卒嘉靖丙申八月十五日至隆慶六年十月不肖樂以新淦知縣書滿會晉禮科給事中蒙

恩

勅贈孺人伏乞 名筆賜之片言以銘其墓豈
惟不肖感恩即先孺人亦有光於泉壤矣樂
等不勝哀懇之至

勅封太孺人先母沈氏行畧

不孝生母沈太孺人與朱孺人皆吳江新陳
里產也先是先贈君四十未嗣朱孺人從朱
外祖擇始得太孺人一見甚悅不踰年戊子
今長兄樂生樂繁樂棊俱太孺人出太孺人
常語樂曰昔我朱孺人視我如母視子我事

朱孺人亦如子事母日夕傍侍先意承顏隨
所勞以身代靡不得其歡心若等既生孺人
懷抱提携無所不至但知而父之有子不知
若等非其出也惜乎今日不及見若為官耳
嗚呼痛哉方朱孺人暴卒不孝樂生甫四齡
恍忽想見儀容諸言動皆不能睹記已而生
漸長每從太孺人請問朱孺人生前事太孺
人歷歷為道其詳輒念朱孺人茹荼甘澹佐
先贈君於家業未起者三十餘年而一旦棄
去不及發一語不及供一湯藥語未竟兩淚

簌簌交下不能禁也除夕元旦朱孺人遺像
懸諸中堂太孺人必列果陳肴更衣行禮口
呼娘娘至再依依不忍去者移時蓋自壯以
至耄年始終未嘗易稱亦未嘗見其改儀也
天性慷慨濟人困乏無難色惟佛氏家言不
輕信捐貲絕無世俗婦人女子態朱孺人有
兩姪苦不給每為倒囊周亟時出家常所需
物助之母姨適張者其長子以貧窘告狀甚
苦太孺人心憐之淚泫然下計無所處即脫
所耳金環為贈子若孫輩有求輒與財盡則

止坦直素秉畧無較籌甚至有不必與而與
不當豐而豐者以故長逝之日篋無一錢子
若孫下至諸孫女婦輩甚衆太孺人一體均
愛不見厚薄喜憎居常無虛語無飾詞戒諸
子孫每曰半句虛言折盡平生之福若等須
念之有無是非毋倒置也居常脾強甚不能
菜食菜食有頃則饑然不樂兼味一味既飽
即玆羞不復視焉不孝令新淦得侍養者三
年遇隆冬酷暑每令厨中作粥以膳窮囚一
日樂退衙吏人送進柴馬金四十餘適侍太

孺人飭置金席上呼太孺人曰母親假令男
不做官時為人館師茲四十金者須二年之
久又須漸次致之今若此賴祖宗父母之福
多矣何可做貪官也太孺人曰兒子此念正
是日後慎弗忘之其識大義類如此已而之
燕之閩太孺人俱不往惟信州一行懇之再
三復得侍然亦不半載而歸席不煖俸不厚
行李蕭然賴太孺人相安初不苦其為貧也
生正德己巳十二月初十日卒萬曆辛卯正
月十九日壽八十有三隆慶壬申五月樂知

縣考滿會選禮科給事中蒙 恩封太孺人
不孝樂感今愴昔重傷我朱孺人蚤世祿養
不逮一日徒令我太孺人追思涕泣於三四
十年之後嗚呼痛哉伏乞 大人先生俯鑒
苦悰下採鄙述錫之片言光其泉室不孝樂
樂等曷勝哀感之至
先兄東野公行畧

隆慶庚午夏六月伯兄東野公壽始六旬居
十月而病脾歷諸醫不能起其卒為十一月
朔四日卒之前數日聞樂以入

親東歸伯兄亟望弟至欲有一言而別遽樂抵
家則長逝已三日矣以四十年兄弟天不假
三日之緣與兄永訣吁可勝痛哉今萬曆乙
亥之季冬任選等卜墓於遵字圩之新阡將
請銘于薦紳先生樂謹為兄狀曰兄梁字彥
材別號東野樂生後兄二十餘年不及見兄
盛年事然嘗聞其槩矣兄天資爽朗警敏少
不群於庸兒年六歲入鄉塾塾師試以對偶
立就佳句讀書三四過即會不忘值先贈君
未嗣家務雜沓遂棄章句營生業然兄志行

倜儻不欲以貨利亂心每遇文人墨客輒卑
禮事之其文人墨客亦樂余兄謙厚相與為
忘形交也先嫡母朱孺人從襁褓得兄視猶
已出兄事朱孺人最孝凡可承歡靡所不至
孺人卒兄哀痛踰節竭力營葬焉其奉先贈
君也日夕必從旁探所嗜欲時集先贈君所
知奉觴嬉遊凡可承歡初不計其費也從兄
采蚤世遺孤逋僅四齡重以外侮為累兄視
嫂沈氏甚恭而以子視侄衣食居處之資藉
難周悉長則誨訓提携俾有成立焉兄有長

女先是曾與鄰居徐姓者戲約為婚姻徐資頗饒時猶有二心也會徐暴卒將年遣人求親深慮弗允兄慨然曰吾豈以生死移易其心哉竟允之其仗義磊落類如此先贈君生樂等於暮年兄力相其所不能身任諸弟冠婚之禮他如延師應試諸費雖鉅亦不置應之無吝色不肖樂材甚謏劣乃今叨塵科第實吾兄夾持之功居多焉兄自束髮至白首不見戚容傲氣春風襲人雖強暴者遇之亦必斂色晚年充養更進無間老幼親踈處之

各有條理故鄉黨語長厚者必稱東野君語能解紛息爭者亦必稱東野君乃若周恤困窮撫字僮僕口無誇詞身無浮行此又吾兄得之性稟故然不肖不能枚舉也伏乞縉紳先生俯採鄙述錫之片言光其幽室樂曷勝感激之至選等曷勝感激之至

重修桐鄉縣儒學記

皇上踐祚三載。首臨太學。釋奠先師。宸雍而觀者。蓋幾千人焉。于時內江高侯梅司臧行人。廬陵李君九標。典績廷尉。咸以京秩親覲。耿光。臣樂備負禮科。獲襄厥事。事竣相與仰嘆。皇上崇儒重道。厚彝倫。獎茂才。以風天下者。至矣。異日有官師之守。何以奉行德意哉。居無何。高侯轉擢桐邑令。李君尋補其邑。學博侯以儒術飾吏治。推本

皇上育才厚倫之意。三載政成。會學宮儀門圯。

文廟敝。檣星兩廡俱毀。先聖先賢諸木主狹小。弗稱名宦鄉賢祠。左右失序。侯乃捐貲鳩工。圮者真。敝者葺。毀者新。弗稱者。如其制。失序者。正其位。宮牆既闢。師道益尊。殿宇崇嚴。對越有赫。入廟者。敬心生。升堂者。怠心息。皇上崇儒重道之美。大被郡邑。是役也。李君九標。協經厥始。松陵李君倫。贊厥中。金君階。觀厥成。馬樂自臨。雍之會。越兩載而。飭戎閩南。又兩載而。分政江右。雖職列承宣。弼教愧未能。奉行德意也。值侍養家居。而工適成。李君

偕學博諸君。以余疇有是志也。乞余記歲月。余惟聖王廣建學校。所以明人倫而毓人才。其機在長民者。振作之耳。邑自宣德庚戌。生侯用和。開治建學。天順庚辰。張侯泰修之。成化辛卯。孟侯俊新。其大成殿。嘉靖戊戌。朱侯尚質修之。萬曆丁丑。蔡侯時鼎新。其明倫堂。越四載。辛巳。高侯乃大修之。夫學校之興替。人才之盛衰。係焉。國朝自徐鮑貝程在。未建學時。薦辟稱賢。厥後學建。而舉於朝者。景泰辛未。得一人。成化乙未。得一人。嘉靖癸丑。

壬戌得三人。隆慶戊辰得一人。舉於省者。自建學迄今得二十人。紀人才。即今日之盛。尚未足以當嘉郡七序之下。陳然斯學建而教化日彰。風俗日厚。孝誼貞節者。代不乏書士大夫由斯學而出者。或外為二千石。內列卿佐。雖不甚通顯。立朝以廉幹稱。居鄉以仁讓著。其隱德行誼者。往往有古長者之風也。以叙人倫。即百五十餘年新造之邑。視七序反不多讓焉。况今聖化累洽。長令多賢士。未仕而抱素絲之操。女未行而守栢舟之貞。巷

絃歌而戶詩書。人才繼出。彬彬焉。將起而與天下爭衡。斯學之修。有益于斯邑也。甚大異。日居官師者。睹此。將以樂育人才為任。去而列于名宦也。肄業者。睹此。將以表率人倫。自勵沒而祀于鄉賢也。俾萬世永賴。

聖天子之德。而賢侯修建之功。不衰樂不敏。雖發跡隣郡。然幼而生于斯。長而學于斯。世沐邑大夫之澤。而私淑鄉先生之風。遂遂焉。懼玷于斯學也。因記以自勗焉。

與桐鄉楊父母書

德星初臨敝邑。父老子弟。奚啻如饑之望食。渴之望飲也。唯溺望拯。焚望救。庶或可以擬之。不佞尊尊親親一念。即衰朽尚存。何敢故託杜門。自失瞻睹。祇緣步履頗艱。雙目近眊。雖門下引而進之。自知應對失序。所以閉閣悔過。寧冒罪愆。而弗惜爾。然一息未泯。其欲請正於門下者有二。更望畧其踈妄。用夏變夷。敝邑原非夷。近始淪於夷。可亟反也。衙門諸役。各有身家。謂宜以遠官免禍。為福。乃必欲近官求幸。而寧取禍。屢犯屢肆。亦似大非。

人情已學校諸生。仰門下為提調。分尊而勢懸。

祖宗朝不時試察。得以朴作教刑。乃今不以提調為尊。而必欲以老師門生為親。意不在作課講文。或他有所重。茲二者皆衰朽之所未解。而早夜思之。願見洗刷者也。側聞門下靜養有年。夙行古人之道。今以往必敷古人之治。俾我蒼生。舉蒙古人之渾。衰朽何幸。逢其盛焉。不腆聊暴芹私。伏祈莞存。樂不勝榮藉感激之至。

烏鎮福田寺復地葺宇記

石佛之名古未有也。傳載秦穆公時扶風獻一石人，穆公不識，棄之污穢中。而公遂病，命由余往視之。余還報曰：此真佛神，不可褻也。乃澡浴安清淨處，佛屢放光，佛有英爽，蓋自昔顯著已。余鎮三石佛，相傳為水面浮來，其說無據。第鎮誌載宋高宗駐蹕臨安，聞有石佛，欲迎之去。已而問寺何名，侍臣對以福田。高宗曰：福可增，胡可減也。事遂得寢。鎮誌作於宋末，東臯沈公去高宗世尚遠，斯言固

乃天機所
南光昭也

可傳信耶佛像甚古高丈許不知何因面容
稍感萬曆二十年間高僧天機手自磨銹光
明再開像始怡顏改觀揆以氣數殆不偶然
也寺自殿宇外僧舍數椽弗蔽風雨又兀在
白虎方於堪輿有碍且無住持主守原額四
週地約一十五畝不為不廣顧荒而不治視
其得失若越人視秦人肥瘠不關心以故不
三十年而強半為民間鋤墾三佛僅南向北
際戶檻外不為佛氏有光景淒涼氣宇迫促
有識者傷之矣茲住持如登者出本鎮大族

徐姓少徃蘇松間以戒行聞於蘇松諸貴人
文士大學士少師申公亦禮重之念厥宗系
歸止福田不數月寺傍人士翕然愛敬懇其
為終焉之計光此山門登遂慨焉身任弗憚
拮据蘇松諸貴人處沃壤喜施捨登累歲所
囊蓄不下百餘金首詢往日既失地倍值贖
之為畝者八為價者畝凡十二金而囊遂竭
矣輕貲仗義風動一時若竹木集行若諸匠
氏咸樂為助乃移西舍而更置之東首大門
次佛堂禪榻次庖廡所各有條理計一十四

楹乃今桑麻藝植僧無游手曉昏焚誦院有
清聲遠游僧詣鎮夕無所依問而知登之可
託也咸就如登歸焉猗歎盛哉不圖福田一
旦鼎新復故殆三佛亘古之靈不可磨滅佛
靈故僧慧應僧慧故佛有附而靈逾現焉其
相待甚亦非偶耶登又頓首里中唐公守禮
沈公元壯夏公爟曰登賴長者庇寺幸可立
願百年一瞬安得李公片言鏤諸石俾我後
人可考而世守之永永勿墜此登上願也群
公以登語語余顏公如愚王公漢齡又為登

先容再拜請余因次第其事如此

壽唐振山先生七十序

同里敬甫唐君永卿王君少偕李子樂游湖
庠相與切劘受益三人者既壯踪跡稍殊其
論議未嘗不合意趣未嘗不洽也逮余解綬
歸里敬甫不久亦歸自是花月之朝雨雪之
夕竹樹陂塘荷芰之墟乘興所發游必竟日
酌必微酣怡然陶然大都得古人真率之意
山陰王子因繪三老圖而名公各有題贈日
月幾何相看頭顱漸白余先兩君七十永卿

繼之。茲歲丙午而敬甫亦七十。稱老矣。永卿及顏子子發。夏子汝文。過余曰。子何以為唐君壽。聞子欲以言賀。而唐君工古文詞。殆未易呈也。李子曰。諸君言過矣。公輸子不廢拙匠。麗姑不擯醜婦。設余以不嫻於文而懇筆於能者。文則工矣。如吾數人。平生相與真切。何敬甫壽。余竊窺敬甫所以獲壽者。非偶也。尊公五山先生。負清醇竒偉之氣。當嘉靖辛卯時。以行誼鳴。若雲間。厚彞倫。篤親故。淹典籍。雄文章。若雲士輩。願為先生執鞭者。十人。

而九柰何。天僅發先生於省試。而靳先生一捷於南宮。僅畀先生以超世鉅材。而靳先生於永世遐齡。望五尚遠。竟使敬甫抱終天之憾。行道今猶傷之。夫造化盈虛消息。屈伸聚散之感。人物皆然。故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坎不盈。祇既平。五山先生既當造物之歎。數則敬甫君承其後。正受益趨平之會也。矧敬甫邃養厚積。廓度冲襟。可寄古今於俄頃。而束乾坤於一綫。一切世外。可欣可戚之物。舉不足以櫻其胸次。老氏所云。毋勞爾形。

毋搖爾精者敬甫蓋兼得之則口雖不言長
生而長生久視之理固身體而默會之久矣
君又詩書滿架醴酒在室絲竹在堂無日不
為樂亦無一日不公其樂於知己而即君並
茂才高等承志怡顏行且騰矚天衢善繼其
祖若父之休風丕緒君之享有多福信如日
升川至未有涯也吾儕所舉觴而稱慶者寧
有窮已時耶永鄉諸君覽而笑曰子言及此
敬甫君諒子有素或可免於拙匠醜婦之誚
也遂書之軸以為賀

祭李侍郎及泉公文

維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三月丙辰朔越二十
日丙子廣西布政使司左叅議舊治年侍生
李樂刑部郎中謫貴陽府通判舊治門人夏
燾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祭于

資善大夫正治上卿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
郎及泉李老公祖老師老先生之靈曰猗歟
江右山川萃靈篤生我公直震朝廷出守
湖郡仁義是憑不茹不吐臨深履水吏胥懾
服士庶救寧蘇王並駕蘇公執王劉萬齊名

蘇公執王

劉萬齊名

劉公天和民懷爾德肖貌在庭惟帝簡
高公雲鵬拔公大察出入藩臬世稱俊豪庶而不列泰
夫不驕中丞開府畿輔之微虜款吾塞偃武
功高帝念時事惟河艱鉅衛陵通運非
公不治乃勤簡書自北自南曰疏曰浚惟公
自便經制心勞手足胝胼假以歲月平成可
宣胡天不吊公疾忽焉公疾伊何憂深慮專
夢奠兩楹魂歸九泉訃聞天下士林淚涓吾
湖追感老弱涕洟矧余朽樂同榜同官漸磨
日久寧止潸然念予劣燠少被陶甄誼重師

第飲泣且漣恨不奔走躬奠几筵有懷如結
有誅空傳望公神鑒冥玄尚享

送尚公祖欽陽致政還鄉序

烏青鎮添設館摩自嘉靖庚子迄今六十五
年矣自隆慶以前專設別駕萬曆甲戌以後
始晉秩亞守焉蒲州欽陽尚公以癸卯仲冬
下車前此上下無別綱紀廢蕩識者慨之公
天性爽朗吏事練達胥吏欽手聽約束斷決
民詞無大小輿情罔弗稱快至交際日用米
鹽蔬菓魚肉瑣屑者非其義一芥不入風清

樊絕父老僉謂開館以來一人而已大者如
改建衙宇悉仍舊貫地方卿大夫士及商斯
土者樂助金凡五百餘兩公不私出入出入
舉不佞痛鑒往事竟代公勞以完公之名節
不四月而落成市人無一錢之費他可知矣
顧公產西北與吾里水土不便習衙內人恒
多病數言告去未幾公亦病去意頗堅然
以士民之懇留未果也會有一士夫不遂請
托出三寸帑復公書復逞臆不莊公覽書
大怒病遂劇藥石不効求去益亟諸當道慰

番至再至三公弗屑受辱耽戀祿爵為也竟
以二月之某日戒舟長發老弱哭聲動地悲
傷若失父母嗟乎此豈可以聲勢貨利致之
者哉公在病時不佞頻移書入公卧內云事
不如人意常耳何至以去就決之且郡丞尊
官因一士夫不遜順遂去如名分何恐天下
益聽魅吾郡縉紳也公皆不聽公居常喜怒
甚平獨此怒竟不可解律以丙吉婁師德之
弘度不佞不無私憾然季世溷濁囊橐不豐
且室人交謫者比公能毅然卓然自樹自

俸薪以外無長物真所云開館以來一人者
也公寧但可對故鄉親知無赧顏即對天地
鬼神可無愧心矣矧當途公論自在當必有
以善地趨公出俾公游躋華要未艾慰我湖
人思亦未艾既予不佞固知公欣然於斯行而

